

国际青年年征文获奖作品集



我们这一代
青年人

国际青年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征文获奖作品集

我们这一代

青年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青年文学》杂志社·《东方青年》杂志社 编

封面设计：刘秀鸣 何 杰

国际青年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征文
获奖作品集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编
中央电视台 «青年文学»杂志社 «东方青年»杂志社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1.75印张 3插图 248千字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2.40元

目 录

· 短篇小说 ·

一等奖五篇

- 那里的落日一定很美·····汪 骢(1)
- 荒 原·····浩 岭(14)
- 南风地·····陈 阵(31)
- 塌 方·····叶 辛(46)
- 南国“巴人”曲·····宋京生(59)

二等奖十一篇

- 那明亮的灯哟·····魏 强(75)
- 李记铁铺的变迁·····彭见明(91)
- 弩 马·····张 弛(107)
- 爱,在江边饭店里·····余洪涛(123)
- 通向远方的小路·····意西泽仁(141)
- 伊 瞰·····张仁胜(158)
- 海妹子·····陈 岩(173)

石头河.....	雁 宁	(185)
凝.....	方 炜	(198)
哦，大熊猫.....	陈 晓	(208)
驴车夫和汽车夫.....	艾 真	(225)

· 报告文学 ·

一等奖三篇

林莽，浩瀚的林莽.....	李江树	(240)
给不幸者以幸福的人.....	于国颖	(258)
鲁桓世界.....	路东之	(271)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二等奖七篇

徐艳丰.....	田 涌 吴公剑	(285)
再越世界之巅.....	赵丽宏	(295)
命运咏叹调.....	周文毅	(310)
跋涉者.....	陈晓轩	(324)
新 竹.....	段亚兵	(337)
二十几岁的“战略家”们	光 辉 赵 明	(350)
中国女排的“秘密武器”.....	许耀铭	(362)
后 记.....		(371)

那里的落日一定很美

汪 骢

还有三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

这个阶段,每一个人心里都象是揣进了一只小兔子,老是上下扑腾,不得一点安宁。空气似乎也比平时凝重了。大家纷纷打听今年的分配方案。人人都怀着一肚子的心事,但又决不肯轻易流露。就在这时,系里传来了一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议论和猜测。

学校要组织一批有志去大西北工作的同学,去西北地区参观,让他们在参观和考察中选择与自己专业对口、又感兴趣的单位,就地与用人单位签定合同,待八月份毕业后就到那里工作。听说,这是今年大学分配的一次改革。同时,也欢迎还没打定主意,然而又有意去看看再作决定的同学一道去参观考察,以便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件事并没有在毕业生中间引起广泛的响应。因为,很多人完全有理由把自己排除在外,他们心中早就设计好了自己的“蓝图”。拿我们无线电物理专业的术语来说,自己毕业分配去向的“线路图”早已经画好了。

同寝室的胡小莉一阵风似地跑进了门,一扬手把书包扔到了上铺。她走到书架面前,对着一面大圆镜梳理着一头披肩发。

“太美了！大西北，神秘而古老，有着原始的雄浑和壮美。哎呀，去玩玩倒真不错，呆一辈子我可不干！不过，我可真想去呀，南国风光、古都文化我都看腻了，就差这大西北没去呢……”

躺在下铺看书的林蔚翻身坐起来。“小莉，这个空子咱们可不敢钻，玩几天痛快，回来怎么交代呀！得了，以后工作了利用出差机会去吧。”

“那，我们班里会有谁去呢？”屋角的书桌旁又传来一个声音。

“我估计，我们寝室就有立志开发祖国大西北的女英雄……”胡小莉笑着拿眼睛朝我脸上一瞥。

我感到心脏猛地往上一窜，然而脸上仍然不露声色。从去年夏天开始，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临近毕业的这几个月，张英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眼前跃动。说真的，我曾经在他走后努力地使自己忘掉他。他的确没有给我留下令人动情的东西，尽管他非常值得我尊敬。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也许不会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把感情控制在好朋友的范围。

考入大学后的第一课，是听二年级同学给我们新生介绍大学的学习方法和他们的体会。我坐在宽敞明亮的阶梯教室里，看见班主任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张英。然后，我就象在中学里听老师讲课时那样，埋着头一字不漏地把他的话记在本上。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张英。其实，过后我连他长得什么样也记不太清。

我们应该说是这个时代青年中的佼佼者，能考进这所国内的名牌大学就是证明。来自各地的学生们一进校就展开了默默的对抗赛。有一天黄昏，我在图书馆占好一个座位，漫步到湖边读外语。当我走到一块草坪打算坐一会儿时，有人在对面招呼我：“你好！刚吃完饭也不休息一会儿？”

我诧异地看着这个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装的高个子青年，隐隐约约记得他端正的长圆脸。

“哦，我叫张英，是七八级一班的，我知道你叫罗遥。”他边说边走近我。

就这样，我们站在草地上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偏头看看已经西沉的太阳——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偏头远看的姿态很洒脱，很优美。“我们一起散散步吧，趁现在天色还不晚。”他说完，看我一眼，转身迈开了脚步。

我觉得他简直象是命令我，说得那么轻松、肯定，没有一点征求我意见的口气，并且自信地转身就走，好象我一定会跟他走似的。而我呢，就在那一两秒时间里，却被压抑了一个女孩子的自尊。他真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却少了那么一点当代大学生的温情。

“听说，要在这里建造蔡元培、李大钊的塑像。历史最终还是做了公正的评定。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就是蔡元培先生在这里任教时提出来的，李大钊使中国人知道了西方有一个马克思。你知道，没有他们那些人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史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了。”他偏过头对我说。

我们走到一片土丘前的空地上，周围一片高大的白杨和塔松，有一种既幽静又肃穆的气氛。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耐心地听一个小伙子谈话。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呢？我侧目看着他棱角分明的脸盘，心里想：哼，正统的八股调，我听得多了！

“我要回图书馆看书了。”我突然停住脚步，看着他象一堵墙似的后背说。

“哦，你看，还没走几分钟呢。走吧，走吧。”说着，他一把拉起我的手臂，“交谈可以丰富知识、交流思想、产生联想，有些有

价值的想法和观点就是与别人交谈中突然产生的，你有这样的体会吗，罗遥？”

“没有。”我赌气地说，抬头望着天空渐渐亮起来的星星。“你看起来很悠闲嘛，还有时间遛达，又怎么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呢？”

“过奖罗，”他突然调皮地作了个怪脸，“那次给你们介绍学习方法，讲稿是经过班主任删改的，我要说的却偏不让我说。其实，我每晚看书到一点，有时到两三点。就这样……”

以后，我和他常常碰见。但从来没有在图书馆里。几乎每次碰见，他不是提着袖珍收录机悠闲地在湖边或林荫小道上散步，就是夹着几本书急匆匆地朝食堂奔去。但每次他都要停住脚步，拉着我谈几句，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他都要首先摆出一副要聊几句的架势，而且常要问一些问题。

“哎，老弟（他跟我熟了，竟然这样称呼我），最近在干什么呢？”他的语气轻松、诙谐。但我有时发现他那双细长的眼睛里不时跳跃着热情的火花。

“看书、做实验，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连一线。”我故意作出无所谓的样子撇了撇嘴唇……

我知道他还想约我散步，或者就站在那里聊一阵子。可那样会使我想得很多，也会使我感到失去了什么，——那就是女孩子最难以坚定的自信心。

“我要去图书馆了，再见！”我匆匆地朝他瞥了一眼，耳朵擦着他的肩膀走出人群。

我感到奇怪，同学两年多，他从来也没有对我表示过超越同学关系的感情，而我在图书馆、球场等处，却收到了别的男同学好几张要求“互相认识，交个朋友……”之类的小纸条。当夜深人静，我把疲乏的身体放平在床铺上时，常想起一个有些地方与众不同的人。他的身影闪过，似乎没有其它色彩，只是那件绿军

装。我就没见过他还穿过其它的衣服。

秋雨淋湿了地面，蓝天高远辽阔，不见一丝云彩。北京秋高气爽，名不虚传。我和几个同学从王府井书店回来，在校门口碰见了张英。他穿了一身挺刮的深灰色西装，衬肩使他的肩膀显得更宽、更厚实，很有一股男子汉的英武气概。胡小莉首先“吃吃”地笑出声来，其他几个也跟着笑作一团。张英似乎在这方面反应迟钝，他眼光一扫，看见了我，便大大方方地迎着我们走来。

“罗遥，请停一下。”他对我招招手。

“哟，老兄，旧貌换新颜啦！”我快活地笑着。看见他穿得这么整齐，心里很高兴。

他神秘地一笑：“还差莺歌燕舞。”他看着我的眼睛说，“走，今天是我生日，庆祝一下。我妈来了，我好长时间没回家，我刚送她走。”

他拉着我找到一家很象样子的餐厅。女服务员笑吟吟地站在旁边，问我们要什么。他把菜单递给我，“喜欢吃什么，请便，这里保证供给。”他拍拍口袋说，还要了一瓶中国红葡萄酒。

“这是我最后一个学年了，罗遥，跟你说，暑假一结束，我就感到心情不比以前了，很沉重，很复杂……”

我以前没见过他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神情又有些忧郁。呵，一个自信、乐观，还带点恶作剧似的幽默的大男子汉气魄哪里去了？我很高兴地举杯，朗朗说道：“祝你学业成功，又长了一岁！”

他一口干了一杯酒，那气势似乎要斩去心中的不快。他话题一转问我：“哎，罗遥，我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你，忙什么哪？”

我拨弄着红烧鱼段，想把鱼肉剔下来，声音低沉地说：“唉，上学年没考好，总成绩从第一降到第五，哼，差点没名次了。这学期我要‘报仇雪恨’。”

“什么，”他惊讶地瞪着我。“唉呀，你怎么这样小心眼呢？噢，95分就一定比85分好啊，我从来不信分数是衡量一个学生能力和智力的唯一标准。我大部分课考试都是七八十分。我觉得，要多培养自己的独立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盲目追求高分，对自己，也许会满足虚荣心；对国家，却是不负责任。”

我看着他，一个以前的张英又活脱脱地重新出现在桌子对面。他还是那样！我默默无语，心里又惭愧又懊悔：我的确是一个围着分数转、读死书的学生，没有想到毕业后的实践；我又感到真不应该坐到这张餐桌旁，真让人扫兴。你不能不说这些，或者把意思表达得婉转、温和一些吗？一时，我真想愤然离去，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可又觉得今天是他生日，不应该使他那么难堪。

“我的论文发表了，这是第二篇，请你批评。”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杂志递给我。“喏，现在吃的就是这篇的稿费。”他神态滑稽地举举酒杯，俯下身，一扬手，显然是恶作剧地把酒洒在地板上。

“给我倒杯酒，好吗？”他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彩。

“不。”

“今天是我的生日，罗遥……”

“那，好吧。”我看了他一眼，心又软了。

他端起我斟的酒一饮而尽。

一瓶酒基本上是他喝了，我惊讶他的酒量。出来后，他提议：“走，我们去圆明园走走吧，这会儿那里的景色一定很好。”

这次我决心再不随从他了。“今天风太大了，我还要回去洗衣服呢。”

他抬头看看天空，从路边抓起一把沙土往上一扔，说：“大约四五级吧。这算什么。西北的风沙比北京的大得多……哦，罗遥，我还没谈起这事呢，毕业后我打算去西北，具体地方还没确

定。据说，那地方有一个卫星发射基地很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可能的话，我考虑那是比较理想的……”

我看着他，心里思忖着他跟我讲毕业去向的意图。一时，我想说些什么，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的想法对我来说既陌生又遥远。然而，我低下头，感到一种严肃的气氛渐渐地把我包围了，我心里涌起一股感情：不知是钦佩还是陌生，说不清楚……

回去时，已是薄暮时分。校园里绿树丛中的枫叶红光灼灼，秋风正随意地把一片片黄绿色的树叶揭落。那打着旋儿象蝙蝠一样不时飘落的叶子在寂静的环境里似乎落地有声，一团团湿雾从湖心向岸上蔓延，使人颇觉几分凉意。一切都变得朦胧不清。我感到心情突然变得有些忧郁。张英跟我说起毕业的事，使我猛然领悟到我也有这么一天。在这之前，我几乎忘掉了今后还会有一个完全陌生的生活在等待着我。呵，这多么美好、自由的大学生活。可张英让我突然懂得了生活的漫长和艰巨，我感到迷惘，甚至有点想哭。

我问他：“如果由系里分配，你可能去哪里？”这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呼呼”喘粗气的声音，我急忙闪开。一个穿一身鹅黄色运动衣的外国女留学生大步流星地从我们中间跑过。

张英好象与她认识，用英文开玩笑地喊道：“贝蒂，你把我们吓了一跳！”

贝蒂扭过头，样子调皮地招招手：“抱歉，我打扰了你们。”

我不知道他跟外国留学生还有来往，这样随便地和一个外国年轻姑娘开“马路玩笑”。我感到有些妒意，把脸扭向一边。

他又悄悄地走近我，慢慢地说：“如果由组织分配，我可能留在北京，跟父母在一起，在他们的保护伞下过公子哥儿似的生活……可我是不会的！”他突然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臂。

……我以为张英离校后会很快给我来信的，但他却音讯全

无，似乎把我忘了，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有点恨他。可冷静一想，却觉得倒是自己很可笑，我和他不就是要好的同学嘛！这样一想，心里还稍微轻松一些。小莉说我变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一天黄昏，我从运动场打羽毛球回来，看见我的床铺上坐着一个陌生人。胡小莉正脚踏在一只方凳上用一块红绸布擦皮鞋（晚上有周末舞会），一见我，她一步跳过来连说带推我。

“你钻到哪里去了！害得我找了半天。这人等你一个钟头了！”然后，她向那人潇洒地一扭头，一摆手：“这就是罗遥，我们的大寝室长。”我发现她戴上了一条很细的金项链。

调皮的小莉引得我们几个人都笑起来。那人站起身：“我从甘肃来……张英托我给你捎来东西。”

我一听甘肃马上就明白了。几个姑娘显然早就把人家问得底朝天了。这时，她们一个个在不同位置上偷偷观察着我的反应。

一只柳条篮里装满了白兰瓜，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它们躺在白色的桌布上，象送礼物的主人的风格一样简洁，宛如一幅静物油画。

胡小莉走近桌旁，一只纤小的手顽皮地高高托起大信封：“嗨，天哪，怕有一斤重吧，堪称情书世界之最！”

林蔚接上说：“情书，情书，一本书嘛，不长，不长。”她装做一副老学究的怪样，一只手扶着眼镜，摇头晃脑。

来人也是年轻人，很适应这种嬉笑的场面，一点也不拘谨。我送他去车站的路上，他把张英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他和张英同在一个卫星发射基地，但却相隔十几里地。在站牌下，他看着我，目光深邃。我突然想起一句外国谚语：“你跟什么人做朋友，你就是什么人。”是的，张英的朋友总有一些他的影子。

“还有什么话带给张英吗？”

我想了想。“没有了。请你转告他，礼物我收到了，非常感谢！”

车开走了。月光把我的身影拉得很长，我仿佛看见了月光下的茫茫大戈壁……

回到寝室，姑娘们早已商量好了怎么“审问”我和瓜分白兰瓜。

“没说的，瓜一人一个，剩下的全归你！”胡小莉尖着嗓门嚷着，兴奋得脸都泛红了。

“弟兄们，”林蔚叉手站着，硬憋出一副粗嗓门，“边吃边听罗遥念念她的情书，好不！”

在一片叫好声中，我被迫把信封打开。然而，连我也感到惊讶！出乎我的意料，里面是一大叠彩色照片。拍的是那里的人们生活和家庭的情景，还有商店、影剧院、溜冰场、体育馆、游泳池、喷水池、宽大的草坪、纵横交错的水泥公路，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张壮美的塞外风光照片，只有一张是张英身穿白大褂和几个人一起做实验的工作照。

我突然把有些失望的心情转化为向同伴们反攻的怨气。“看吧！看吧！这有什么，一般同学关系嘛……”心里有一种被张英捉弄取笑的滋味。我心烦意乱，决定不给他回信。

还是胡小莉眼尖，看见包照片的白纸上有字，一把抢过来就念：“罗遥：你好，真使人吃惊，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百倍。前人已经把这块地方改造成了一块戈壁深处的绿洲。我来前白白作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我为此感到很失望。这里的蔬菜和副食供应并不比北京差。哦，人们把大西北描绘得太可怕了！看看吧，我照相机下的大西北。哎，老弟，这段时间你都干了些什么呢？我活得很有滋味。张英。”

小莉扫兴地把信纸递给我。“哟，这个张英，怎么连一句动听的话都没有呢？看把个戈壁滩夸成个天堂了。得了，我才不信呢！”

“见鬼，让他去爱沙漠和骆驼吧！罗遥，我们不理睬他。”林蔚挥着手，边啃着白兰瓜边说。

我有些不耐烦了，大声插话：“别说了！用不着你们这些参谋，我自己心里有主意。”

“就是，太不象话了，吃了人家的白兰瓜，还在背后拆人家的台，小心嘴巴歪了！”睡在我上铺的小个子郑丽秋在一旁细声细气地说。

寒假一结束，我也体会到了张英去年临近毕业时的那种心情。“五一”节刚好是我的生日，我没有象以前那样邀请朋友、同学一起聚会，而是一个人找到去年我和张英喝酒的餐厅，在那张圆桌旁坐下，要了几样菜和一杯葡萄酒，慢慢品饮着那酸甜的汁液。我明白，生活绝非这杯中物一般醇香、甘甜。这要感谢张英，是他让我在走出校门之前知道了这些，周围喧闹的人声似乎离我很远，很远。我静静地想着，第一次体验到了独自思考的快乐和岩石一般充实的心情。我好象是站在一只小船上，船已经离开了岸。但是，这船到底怎么走，我还不知道。顺流而下，那一定很惬意；逆流而上，那是强者和开拓者的路，我，能够奋力撑篙吗……

我终于克服了犹豫，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这是我一个人经过慎重考虑和比较做出的决定，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重大抉择。呵，一个人如果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该多么了不起，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我再也不需要由父母给我选择、填报志愿表了。我没有给张英写信告诉他这些，只在临行前，给他发了个电报。张英，不过你别太得意，我并

不是为你而去。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说我已经爱上了你;当然罗,你也没有说。那里,也有我理想的寄托,也有我所热爱的事业。

夜深了,车窗外灯火象流萤一样飞过。我们同行的、来自全校各专业的三十几个男女学生,都还在兴奋地交谈着。我突然记起读中学时念过的一首诗:《西去列车的窗口》。它好象写的是五十年代大批知识青年进军大西北的情景。我依稀还能背诵出几句:“……是大西北一个宁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上中天的时候。满车的歌声已经停歇,婴儿在母亲怀中已经睡熟……”呵,大西北,历史会记载下我们几代人为开发、建设你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火车刚停稳,立刻就有一群人向我们这节车厢走来。我最先走出车门,手里的旅行箱就被热情的主人拿走了。四下张望,却不见张英的人影。我顿时心里一阵气恼,张英,你太不象话了!这时,一位中年妇女笑着问我:“我猜,你叫罗遥吧?”

“是呀!”我点点头,她哈哈笑了,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卫星基地送取邮件的飞机捎来的,让我一定要转交给你。”

我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条:“老弟,你真会开玩笑!基地到火车站要坐四天汽车,接到电报,我除了有一架直升飞机,否则,我只好让你一下车就把我骂个痛快!欢迎你,这是最真诚的欢迎,欢迎你到我们基地来看看,我相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张英。”

我一下就笑了,心里的气恼马上被想去基地看看的欲望驱散了。

我们在各地参观了一星期。汽车行驶在戈壁滩上,我们请司机把车停一会,在大地上尽情地欢跑了一阵子。中午,骄阳当空,沙石烤得发烫。有人告诉我,夏天是大西北最好的时候,冬

春时节，这里风沙特别大，用“飞沙走石”来形容并不夸张。我仔细看了看周围一片骆驼刺、芨芨草，这些戈壁沙漠的植物，却生长得根深叶绿。身旁响起一阵驼铃，五六只骆驼迈着坚实的步子神态安详地走过，牵驼的人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渴不？饿不？”我看见一个年轻妇女高高地坐在驼背上半敞着衣襟给孩子喂奶，我大着胆子伸手摸了一下她的骆驼那棕黄色的长毛。当落日临近地平线的时候，我的同伴们一齐发狂似地迎着那一轮如血的夕阳跑去，张开两臂尽情地欢呼。我知道，我们屯垦戍边的古人也曾象我们一样被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的景色陶醉过。然而，不知怎么，我却没有跑，沉思着看着那血红血红的太阳，一点一点隐没在辽阔的戈壁尽头。我想：我不是一个旅游者。当然，人生难得几回诗情，但对我来说，要想到这里毕竟比大都市艰苦得多。人们都盛赞大西北的落日最为壮观动人，为什么呢？我望着天边桔红色的晚霞，眼泪不知不觉地滴落在脚下的沙石之间。

卫星基地得知我们中有人想去看看的要求后，专门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我们可以免去几天的汽车颠簸了。我是第一次乘直升飞机，螺旋桨一转动。我就浑身颤抖起来。飞机飞得很低，也许是聪明的驾驶员特意让我们从空中饱览一下西北大地的风光。阳光灿烂，空气明净，我很想唱歌。带子似的河流，长龙般的群山，望不到头的防风林，棋盘一样纵横交错的公路网，飞快地从机翼下闪过。基地来接我们的张主任和大家挤在一起坐着，谈笑之间，我们得知他还是五十年代初来这里的南方人，叫人难以相信他已有五十多岁了，身体和精神那样地好。张主任说：“去年，我也接待了一批大学生。他们现在工作和生活得都很满意。我们马上去参观指挥中心的一个分控室，室副主任张英就是去年来的，他的一篇论文在基地第三届科技报告会上